

中 · 國 · 皇 · 帝 · 后 · 傳

宋

徽



ONE HUNDRED BIOGRAPHYS
OF THE EMPERORS AND
EMPRESSES IN CHINA

中国皇帝皇后百传



朱

燕山大学图书馆藏书

K827-51/14

棣

远方出版社



0385719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	(1)
第二章	训兵待举	(49)
第三章	靖难举兵	(81)
第四章	壬午之难	(122)
第五章	登极为帝	(132)
第六章	加强中央集权	(173)
第七章	革弊布新	(223)
第八章	儒家治国思想	(244)
第九章	大兴土木	(260)
第十章	四方臣服	(276)
第十一章	经营边疆	(327)
第十二章	艰难盛世	(357)
第十三章	鞠躬尽瘁	(381)

0124 1/04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

中国古代社会，皇帝有着无与伦比的权力，皇帝是一个集“家”与“国”为一体的超人；是“家”与“国”的惟一代表；是那个时代所产生出来的特殊怪物。他在家为族长，在国为君主。故而，皇家血统就成了天底下第一号的高贵血统，具有皇家血统本身就说明了地位、荣誉及权力，然而，中国古代嫡长子继承制又是皇位继承的通用法则。常言道：“皇家爱长子，百姓爱小儿”。所以同是皇家子命运亦不同。作为皇家老四的朱棣，他的命运将会如何？

一个孩子的降生，特别是一个男婴的出世，对喜战的古代斯巴达人来讲是一种胜利的象征，那么对元朝末年的朱元璋府来讲是吉还是凶呢？这个男婴的降临带给他父亲的是喜还是忧？是福还是祸？是生存还是死亡之路？

朱棣降生在最为动荡不安和混乱不堪的时期——元朝统治大厦即将倾覆，奄奄一息，摇摇欲坠；大河上下，长江南北，燃起了农民起义之火，出现了群雄逐鹿，号令不一，割据称霸，占山为王，彼此攻伐，弱肉强食的战乱状态。谁为王，孰为寇，难卜难测。

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四月十七日，朱棣出生于当时称作



应天府的南京。就是这一年对朱元璋来讲,确实是至关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决定着朱氏家族的命运。

4年前,朱元璋率军渡江攻占集庆,改名应天府,就以此为据点,派兵四出,攻城掠地,集聚和培养着自己的势力。这时朱元璋虽然沿袭元朝旧例,建立起一些为军事目的服务的组织,拥有一支不容低估的军事力量,但他没有马上称王,而是仍然奉用龙凤年号,自己仅称吴国公,静观时局变化,以便寻找时机,再求发展。这是因为,北方元政权还在进行垂死的挣扎,决不情愿退出历史舞台,各地仍有相当多与农民军为敌的地方武装,而且颇为剽悍。利用韩林儿政权及其军力,可以阻止和减缓元军的南下速度,给自己留有充裕的时间。除此之外,在朱元璋的上游有徐寿辉及其部下陈友谅,下游有张士诚,浙江的宁波、临海一带有方国珍,其他江南地区仍为元军所占有。朱元璋与他们展开了厮杀与拼搏,有胜有败,到底鹿死谁手,一时尚难见分晓。从势力而论,与他相抗衡而威胁较大的是陈友谅和张士诚。为了对付消灭这两股强敌,朱元璋可谓做了最充分的准备。然而以何处为突破口,仍然拿不定主意。

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暮春三月,浙东最有影响的人物刘基、宋濂、叶琛、章溢等人被聘请到了应天府。隆重的礼遇之后,朱元璋就诚恳地向他们请教日后的攻伐大计,以求速建大业。素以知兵自诩,足智多谋的青田人刘基就陈述了如何平定天下,建立霸业十八策,并分析江南形势说:“明公因天下之乱,崛起草昧间,尺土一民,无所凭借,名号甚光明,行事甚顺应,此王师也。我有两敌,陈友谅居西,张士诚居东。友谅包饶、信,跨荆、襄,几天下半。而士诚仅有边海地,南不过会稽,北不过淮阳,首鼠窜伏,阴欲背元,阳则附之,此守虏耳,无能为也。友谅劫君而胁其下,下皆乖怨;性剽悍轻死,不难以其国尝人之锋,然实数战民疲。下乖则不欢,民疲则不傅(附)。故汉(友谅)易取也。夫攫兽先猛,擒贼先强,今日之计莫若先伐汉(友谅)。友谅地广,得



汉(友谅)天下之形成矣。”

刘基的这段议论,对时局的把握是这样准确,分析是这样透辟,大有画龙点睛之妙,使朱元璋茅塞顿开,一下子看清了战略进攻方向。因为在此之前,朱元璋东南三面作战,虽然为时局所迫,但整个说来缺乏自觉,元璋将帅部下的意向也似在下游富庶地区,似在软弱的张士诚,而对孟浪强悍的陈友谅从心里打怯。这种心理对朱元璋也很有影响。面对新的形势,处在东西两大强敌夹缝之中,选择什么样的战略攻击方向,打破僵持之状,争取主动优势,在朱元璋心中原本并不清晰。根据刘基的分析,在东西两方,攻友谅,张士诚很可能按兵不动;攻士诚,友谅一定会乘虚而入。而且战局的关键不在张士诚而在陈友谅,灭了张士诚,陈友谅依旧俨然敌国,隐患不除,灭了陈友谅,则张士诚闻风丧胆,不堪重击,顷刻“天下之形成矣”。陈友谅强中有弱,并非无懈可击,决不是不可战胜的。根据这个战略构想,他由避强打弱转向攫兽先猛,擒贼先强,勇敢地把矛头对准了西部强敌陈友谅,并决心与其一决雌雄。从此之后,朱元璋的攻伐谋略开始了根本性的战略转折。

刘基等人的到来,给朱元璋称霸江南,统一中国的梦想,插上了一个理想的翅膀,从至正元二十年(1360年)起,朱元璋开始了真正的战略大转移。也正是这一年朱棣降生了,这不能说是朱元璋事业上的巧合,只能说是朱家家运始兴也。贤人、谋士给朱元璋带来了取胜的良策,而新生儿的诞生给朱元璋带来了一种希望。

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初,陈友谅倚恃自己势力雄厚,将徐寿辉胁迫至江州,自为汉王,气焰嚣张,随时准备顺流而下,直捣朱元璋老巢。

入夏之后,应天城内即显出军情日益紧迫。人们密切关注上游的动态,对这场即将到来的两雄搏斗,感到后果难测。恰恰在这个时候,朱棣降临人世。后来的《明实录》将朱棣出生时的

朱
棣





情景描绘为“光气五色满室，照映宫阙经日不散”，似乎非同寻常，生就帝王之气，其实他与一般人出生时绝不会有什么两样。如果说朱棣出生时真的与一般人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也只是他出生的地方更多了一些战火的硝烟。几乎与他诞生的同时，前方传来了陈友谅进攻太平（今安徽当涂县）的告急文书。军情紧急，朱元璋看着襁褓中的朱棣，想着朱氏家族又多了一条臂膀，心里自然十分喜悦，但却连给自己儿子起个名字的工夫都没有。紧接着同朱棣满月祝福声接踵而至的，是陈友谅兵重围太平的告急文书。闰五月初一，战局逆转直下，朱元璋陷于被动和不利局势，太平陷落，守将行枢密院院判花云和朱元璋养子元帅朱文逊等三千兵士战死。接着，陈友谅兵进采石矶，刺杀徐寿辉，不做任何掩饰，不做任何表白，也来不及作任何准备，在风雨交加中，马上穿上龙袍，自封皇帝登极，改国号为汉，改元大义，称至正二十年为大义元年。继而马不停蹄，气势汹汹，挥师直冲应天而来。

陈友谅大军东下，像猛虎下山，使人望而生畏，不寒而栗。这时应天城里一片惊慌噪动。平民百姓和胆小未经大世面的官吏且不必说，就连守城的各级将领，也显得恐惧万分，不知如何对付突发的势态。在朱元璋召集的军事会议上，诸将议论纷纷，战守不一。主战者提出先收复太平，以牵制敌人，打击其嚣张气焰，为反攻赢得必要的时间。朱元璋认为不妥，说：“彼居上游，舟师十倍于我。猝难复也。”有人主张，请朱元璋亲自督师，截击敌人，决一死战。朱元璋也未同意，说道：“彼以偏师缀我，而全师趋金陵，顺流半日可达，吾步骑急难引还，百里趋战，兵法之忌，非策也。”那么，如何破敌，怎样才能摆脱目前的不利被动局势？均是摆在朱元璋面前的刻不容缓的大事。有些胆怯怕死的将领见此情景，以为朱元璋未必主战，便壮着胆子提出不同意见。有的说，主公天命所归，应天钟山有王气，应该退到那里据守待变；有的主张先倾巢而出，拼打一仗，即使战败再走也不迟；



有的干脆主张开城投降,俯首称臣,或许能够保全性命。颓丧的气氛笼罩了整个军事会议,使朱元璋大失所望,心灰意冷。这时他看到唯独新到应天不久的刘基在一旁睁大眼睛,怒视着这些临危怯懦而寡谋的人。朱元璋看出他必有高见,便急忙请他入内室,请教谋划。刘基兴奋地说:“主降及奔者,可斩也!”朱元璋问:“先生计安出?”刘基说:“贼骄矣,待其深入,伏兵邀取之,易耳。”又说:“天道后举者胜。吾以逸待劳,何患不克,莫若倾府库,开至诚,以固士心,伏兵伺隙击之。取威制胜,以成王业,在此举也。”朱元璋依计而行,陈友谅汹汹而来,大败而归,不再具有军事上的明显优势。次年朱元璋以“吊民伐罪”,纳顺招降的西征,以及两年后惊心动魄的鄱阳湖决战,也均以朱元璋大获全胜告终。从至正二十年到至正二十六年的6年间,是朱元璋为建立朱氏王朝拼搏奋斗的6个年头。在这6年中,朱元璋消灭了最强大的劲敌。这时候,全国的形势已经相当明朗,张士诚走投无路,元王朝势在必亡,当时没有哪一种力量能与朱元璋相抗衡。

这六年也是朱棣从一个襁褓中的婴儿长为一个6岁小男孩的历程,他的童年少了很多他父亲朱元璋那样的传说、少了很多他父亲儿时经历的那种磨难,虽生在战争年代,却并未被战争的残酷所惊扰,战争在他稚嫩的头脑里并没有留下什么印记。

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七月初,大举讨伐张士诚的军事动员已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八月初一,朱元璋发布讨张檄文,列举士诚8条罪状,展开舆论宣传攻势,并且公开指责韩林儿、刘福通聚众烧香的白莲教是蛊惑妖言,汝颖起事是逞其凶谋,攻州克县是杀戮士夫,荼毒生灵。而他自己,包括最早依托的郭子兴,则不过是托香军为号,或者竟是孤军独立,其目的在于济世安民。不久,朱元璋派人杀害了小明王韩林儿,表明与红巾军彻底决裂。从翌年起,他就不再使用龙凤年号,改用吴元年纪元。九月间,大将徐达率师攻克平江,张士诚被俘自尽。继而迫使方



国珍投降。至此,南部的半壁江山已成了朱元璋的天下。直至他称帝时,中国大地上的战火虽仍未平熄,但他翦灭群雄统一全国的大局已定。这种长期的战乱,对崛起草莽,尺土一民,无所凭借而创立帝业的朱元璋来说,使他体悟了其中的艰辛不易,懂得了创业难守业难,而延展事业更难的道理,总结其经验教训,使他更加迫切地感觉到未来的朱氏江山更急切需要坚强的中坚力量来支撑,方能使其稳固、开拓与创新。

然而,究竟到那里去寻求这种坚强的而非软弱的、中坚的而非涣散的、忠实的而非另有它图的、矢志一心的而非胸怀异志的力量呢?战乱期间应天城内大将平章邵荣和参政赵继祖合谋刺杀朱元璋和浙西、洪都的两次叛乱,都使朱元璋感到依附扈从自己创业打天下的这些将领,并不都是死心塌地追随自己,对其不可不防,而且还有进一步加强控制的必要。因为做得如何,往往关系霸业的功败垂成。在兵荒马乱的时代,有枪就是草头王,军马器仗粮饷地盘就是实力,就是威福。兵强人附,兵弱附人,朝秦暮楚,晨合夕离,司空见惯。这里通行的法则,是横暴和强权,是弱肉强食的搏击和兽性。然而,这既然是人的作为,是人类社会的活动,它就必然还有人性,必然会受人类社会的道德法则的约束与规范。所以,欲得天下,欲面南而为万民之主,则需要高人一筹的权谋与智道,同时,时势更需要你把自己打扮成行侠仗义的英雄和峨冠博带的圣贤;需要你显得胸怀坦荡,如泰山伟岳,长江大海;需要你施展恩如春风威似霹雳的手段;需要你善于利用传统忠义道德准则的社会心理维系作用。但仅仅拥有这些还远远不够,你还要设法了解各地属将的动静,他们在想些什么,说些什么,做些什么;还要对他们有所牵制,有所约束。传统的中国文化和现实的残酷斗争都可以教会那些图欲经天纬地、以成帝业的人如何装扮自己,塑造自己,约束别人,驾驭别人。在血与火残酷的政治角逐中,可以看出朱元璋做得很认真,也很有实效。他除了招聘任用具有谋略、远见卓识与务政经验的文



儒大臣外,只要是能够利用而为己所用的贰臣将领,更是百般招纳网罗,驱使他们冲锋陷阵,转战南北,为最终实现霸业目标机关算尽,不遗余力,使用了一切可以运用的心计和手段。不但逐渐建立完善了各项规章、法律制度,粗具霸业之基,而且残酷的政治军事生存竞争法则也使朱元璋明白,文臣武将虽是自己成就霸业的拱卫力量,打江山离不了他们,巩固江山也需要他们辅成,但他们毕竟不是朱氏江山最终可以信赖依恃的核心中坚力量,这种力量只能来自朱氏家族,也惟有朱氏宗族血亲成员才堪如此重托。人间最亲骨肉情,上阵莫如父子兵,在“家天下”与注重血缘纽带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更是如此。然则,作为自幼父母双亡、孤苦无依、托钵乞讨、饱尝人世辛酸、受够冷落白眼,后又从军苦战、九死一生,从昔日的牧牛儿到今日的吴王朱元璋来说,这种体察,却比常人更为痛楚而深刻、真切。所以他在元末的征战中,在诸王年幼的时刻,为战略目标的实施,大养义子。这些义子不仅为朱元璋出生入死,赴汤蹈火,勇往直前,而且把各将领的情况随时报告给朱元璋,使朱元璋能够做到虽身居后方,却对前线的战事与将士的态势,明察秋毫,洞悉一切,及时做出应急措施,从而也使他们起到了真正的牵制镇抚诸将和支持朱氏政权的多重作用。

随着统一大业的基本完成,朱元璋愈益迫切地感觉到,朱氏江山的巩固发展,必须、也只能依靠朱氏自身的家族力量,才能永久传续,因此他把朱氏江山未来的希望,逐步转移并寄托在自己亲生的诸子身上。所以说元末的战乱给朱元璋个人产生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使他懂得如何巩固、建设来之不易的江山,依靠何种力量维持统治,使家族事业不断发扬光大。朱棣的出世,激发了危难之中的朱元璋战胜敌人的勇气和决心;同时,又把自己血与火、生与死的真切体验灌输给成长中的儿子们,继而根据需要,将其摆放在独具朱氏特色的政治、军事战略格局中。

元至正二十七年(1366年)底,朱元璋在积极准备正式登极

朱

棣

七



称帝的同时,看到自己已有7个儿子,长子今年13岁,老二朱棣12岁,老三朱枬10岁,老四朱棣8岁,最小的老七朱橚也已经4岁,并且个个生龙活虎,富有朝气,心里十分满足。这时全国虽未完全统一,但大局已定,一切都在按照他的操作运转,他认为该给自己的儿子们正式取名正身了。所以12月24日,他祭告太庙时,把自己渡江后生的7个儿子归因于祖上的荫德庇佑:“维子之生,父命以名。典礼所重,古今皆然。仰承先德,自举兵渡江以来,生子七人。今长子命名曰标,次曰棣、曰枬、曰棣、曰櫟、曰枬、曰枬,从孙一人曰炜(后更名守谦),敢告知之。”

从此之后,朱棣和他的几个兄弟才有了正式的名字和身份论序。

朱元璋着眼于朱氏江山的未来,不仅为诸子取了名,而且还制定了后世子孙取名所遵循的法则。他将每一个儿子作为一支,每支都拟定了20字辈份,作为一世,而名字中的另一字则临时确定。明宗室的这种命名法则在《明朝小史》中有详尽的记述:“帝以子孙蕃众,命名虑有重复,乃于东宫诸王世系,各拟二十字为一世。以某字为命名之首,其下一字,则临时定议,以为二名,编入玉牒。至二十世后,复拟续增。如燕王位下二十字则曰:高、瞻、祁、见、祐、厚、载、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简、静、迪、先、猷。”这里名字的下一字,虽然可以临时商议确定,但不能随意乱取,以遂己愿,而是要“按五行相转”。遵循这个法则,朱棣的辈份属木德,以名都有木字旁。他的儿子朱高炽,属火德;孙子朱瞻基,属土德;曾孙朱祁镇,属金德;玄孙朱见深,属水德。以后则周而复始地循环,意在传之万世。

然而人们所看到的事实是,朱元璋为子孙拟定的那20个字仅用了一半,他开创建立的明王朝就寿终正寝了。历史的车轮并没有按朱元璋的愿望那样滚动,它超越了朱元璋的安排,按照自己的轨道,沿着一条铺满荆棘的大道向前冲击。而正是这个给朱氏家族带来转机的孩子,带来生存的孩子,带来胜利的孩



子,引来贤士的男婴——朱棣,首先跃在车轮的上方,用他那厚实的双脚,稳稳地站在车上,开始驾驭着车轮,从此打破了他父亲的精心安排,这或许是朱元璋从未料想过的。

二

“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自己的母亲不“长”,自己又不是“贵”的朱棣,为了掩盖这一真相,在自己的身世上铺垫了许多谜团,让后人猜测,谁是朱棣的亲生母亲?这个影响了他的终生性格的谜团到底是怎么回事?

中国古代帝王有着众多的妻子,按照等级的原则,确定一个正妻,即皇后,叫做“嫡”;其余的嫔妃统称为“庶”。皇后生的孩子叫做嫡出;其余嫔妃们所生孩子统称庶出。在帝王之家,嫡出和庶出在名份上有着重大的区别。皇位必须由嫡妻即皇后的长子继承,如嫡长子早死,有子即其子,天子再由嫡次子顺序继承,只有皇后无子的情况下,才考虑庶生的皇子们,但原则上要立贵妾之子,其他庶生皇子们则不得觊觎。如果是嫡子,即使不是老大,也就逼近皇位一步了。

朱棣为自己当皇帝,在开始发动“靖难”讨伐战争之初,就自称是马皇后所生,表明自己也是嫡出皇子。因而在夺取皇位后首先命人编写了《奉天靖难记》,此书一开头就写道:“今上皇帝(明成祖),太祖高皇帝第四子也,母孝慈高皇后生五子:长懿文皇太子,次秦王,次晋王,次今上皇帝,次周王也。”作为朱棣的子孙当然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更加加重了这种说法的色彩,仁宗在修《太宗实录》时,也号称自己的父亲朱棣是孝慈高皇后(马皇后)所生。此后,各种正史都沿用了这种说法。

实际上朱棣隐瞒亲生母亲,谎称是马皇后所生,其目的只是想证明自己是嫡出,是在为自己找当皇帝的血缘依据,然而就在他极力美化自己是嫡出的同时,流传至今的朱棣的生母之谜,大



约有以下几种解释：

其一，正如朱棣自己所讲的自己是马皇后的第四子；

其二，朱棣是达妃所生；

其三，朱棣是元顺帝的三福晋洪吉喇氏所生；

其四，朱棣是碯妃所生。

经过诸多学者多年来的考证，认为朱棣的母亲是碯妃，而不是马皇后，吴晗先生在《明成祖生母考》中讲，碯妃为明成祖生母，还有一个有力证据，即南京大报恩寺中对碯妃的供奉，明成祖即位后，以报答高皇后母恩为名，在原来天寿寺旧址上修建了大报恩寺，让一些僧人为母亲祈福。但是寺内正殿中供奉的却是他的生母碯妃，只是殿门经常封闭，外人难得一见真相。陈雨曳在《养和轩随笔》中记有此事：“幼时游南京大报恩寺，见正门大殿封闭不开。父老言，此成祖生母碯妃殿也。妃，高丽人，生燕王，高后养以为子。”朱棣确为碯妃所生。

对其他人来讲，朱棣是朱元璋的儿子，这一点就足够了。燕王也好，皇帝也好，仍然都是朱氏天下；然而，就亲生母亲来讲，恐怕也没有过多的机会为自己的儿子感到骄傲，只是朱棣在用武力争得天下后，为了说服世人，为了表明自己的纯正血统，为了表示自己依然有合法的继承权，美化自己的出生，把自己的母亲说成是孝慈高皇后，生母问题是朱棣的一块心病，他总是千方百计地掩饰着，惟恐别人揭了老底。有时甚至显出了神经质。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人们自己是孝慈高皇后的嫡子，是国家的至亲。这种做法近乎于掩耳盗铃。然而，母亲是不能选择的，既然这个问题是朱棣终生的心病，造成了他日后某种不正常的心态，这种心病是无药可治的，人们只能听凭他千百次地重复他那句真实的谎言罢了。



朱元璋如同一个善于搏杀的棋坛高手,他深知布局及点眼的妙用,如果说他立太子是为了点活一盘棋,那么他分封诸子就是在布一个更大、更完善的朱氏王朝的大局。朱棣在他父亲的这盘棋中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朱棣年幼而受封燕王,其间隐藏着乃父朱元璋的种种忧虑,抑或带有朱元璋作为封建皇帝的不可超越的历史局限。

朱元璋在开创明王朝的过程中,不但设想如何建立新王朝,而且认真总结分析了元朝倾覆速亡的原因,并结合自身的体验做了深刻的反省认识。他认为元朝之所以经常发生宫廷政变,主要原因就在于没有早立太子;当农民起义之火四处点燃的时候,因元朝在各地缺少强有力的藩卫,局势才会逆转直下。所以他从朱氏江山的长治久安考虑,认为刚刚建立的明朝,目前的主要危险来自内外两方面:在外部元朝残余势力仍是主要的敌人。这时以和林为中心的元朝皇室残余仍有相当的实力,所谓“整复故都,不失旧物。元亡而实未亡”。其实力所及西自天山,东至呼伦贝尔湖,北抵额尔齐斯河及叶尼塞河上游,直至长城的广大地区。与明朝抗衡的主要力量:一是据有陕西甘肃的河南王扩廓帖木儿,即王保保,拥有大约 40 万人马。一是控制辽东的纳哈出,拥有近 20 万之众。云南还在元宗室梁王的控制之下。更有甚者,辽东的女真,陕甘的西番,以及西域、高丽也依然听命于元朝,遥相应和,以为羽翼。总体而言,“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归附部落不下数千里也,装资仪仗尚赖而用也,驼马牛羊尚全而有也”。而对如此强大的外敌,如此严峻的形势,初创帝业,百废待兴,朱元璋不能不认真对待。

在国内,忠于旧朝的遗老遗少,狐疑观望者貌合神离,怀旧情绪时时显现,不时泛起的旧王朝的沉渣余孽,还远远没有肃



清。至于在新兴的统治集团内部,那些追随朱元璋出生入死,功勋卓著的文武勋贵,自恃开国有功,骄横不可一世。他们既然能打下江山,也能起来造反,进而构成新王朝的威胁和隐患。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以及随时可能引爆的危机,朱元璋认为必须“先下手”为强。于是,他首先着手的是太子及诸子的“尊卑之分所宜早定”。借以清除隐患,铲除威胁。

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初四日,朱元璋大祭天地于应天(今南京)南郊,登极称帝,建元洪武,追赠祖上四代,册封马氏为皇后,立朱标为皇太子。登极和册封仪式完毕之后,朱棣和几个兄弟先去拜贺母后马氏,然后再去拜贺长兄太子朱标。在一片隆重庆贺的礼乐声中,由二哥朱棣代表诸兄弟背诵一段贺词:小弟棣兹遇长兄皇太子荣膺宝册,不胜忻忭之至,谨率诸弟诣殿下称贺。按照礼制,朱棣这些小兄弟都要尊称长兄为殿下,素来亲密无间的兄弟,开始有了尊卑的身份差别。这种身份与地位的差别,在朱棣幼小的心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给他那童稚的心灵投上了一束暗淡的阴影,朱棣从这时起结束了那种毫无忧虑的生活,把自己放进他父亲的大棋盒里,一面仍由父亲摆放,一面又想挣脱,服从和叛逆的双重性格开始集于他一身,从此他懂得了在兄弟之间要藏真露拙,在父皇面前要时时显示自己的优点。朱元璋如此迫不及待选定太子,就是有鉴于元朝的经验教训,衷心希望太子能与其他诸子敦睦相处,成为巩固朱氏天下的中流砥柱。

朱元璋对待自己的儿子,他没有简单地将他们看成是一个个正在长大的男童,而是将他们看成自己政治棋盘上的一颗颗棋子,每一个棋子他都要让他有用,一个棋子要管住一大片,他不想丢掉任何一个小小的角,或一条窄窄的边。他在同他的对手们扭大龙,他要用他手中的棋子紧紧地将对对手掐死在大龙里,不给对手以喘息之机。朱元璋要开始布局了。

随着诸子年龄的增长,学业的进步,朱元璋认为册封诸子的



时机基本成熟，所以洪武三年（1370年）四月初三日，他在奉天殿和华盖殿宴享群臣的大宴会上宣布了封藩的安排。他说：“昔者元失其驭，群雄并起，四方鼎沸，民遭涂炭。朕躬率师徒以靖大难，皇天眷祐，海宇宁谧。然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朕非私其亲，乃遵古先哲王之制，为久安长治之计。”由于朱元璋深谙“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论的威慑力和它在政治斗争中的特殊效应，因此当他将把自己的儿子封为藩王时，表白此举是为了国家，并非“私其亲”。熟知君臣之道的大臣们非但不公开表示反对，反而异口同声附和说：“陛下封建诸王，以卫宗祀，天下万世之公议。”朱元璋接着说：“先王封建，所以庇民，周行之而久远，秦废之而速亡。汉晋以来，莫不皆然。其间治乱不齐，特顾施为何如尔。要之，为长久之计，莫过于此。”可见他这一番论证，是从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得出的，因此大臣无法予以反驳。于是册封诸子为王也就顺理成章地确定了下来。继而朱元璋发布了正式的诏谕：“朕荷天地百神之灵，祖宗之福，起自布衣，艰难创业。惟时将帅用命，遂致十有六年，统一四海。功成治定，以应正统。考诸古昔帝王，既有天下，子居嫡长者，必正位储贰。若其众子，则皆分茅胙土，封以王爵，盖明长幼之分，固内外之势者。朕今有子十人，前岁已立长子为皇太子。爰以今岁四月初七日，封第二子为秦王、第三子为晋王、第四子为燕王、第五子为周王、第六子为楚王、第七子为齐王、第八子为潭王、第九子为赵王、第十子为鲁王、侄孙为靖江王，皆授以册宝，设置相傅官属。凡诸礼典，已有定制。於戏！众建藩辅，所以广盘石之安；大封土疆，所以眷亲支之厚。古今通谊，朕何敢私？尚赖中外臣邻，相与维持，弼成政化。故兹诏示，咸使闻知。”在一切准备就绪后，洪武三年（1370年）四月初七日，册封亲王的大典在庄重肃穆的气氛中拉开了序幕。这天，朱棣身着九章冕服，与同时受封的诸兄弟一道，在引礼官员的带领下走进奉天门的东门，





到奉天殿门前跪下。宣制官奉命宣读朱元璋的封藩诏令之后，诸兄弟依次鱼贯而入殿内俯伏叩首接受金册和金宝。首先是朱棣，其次是朱桐，第三个是朱棣。这次封藩典礼，齐王、潭王、赵王、鲁王因为年纪小而没有参加。朱元璋派丞相承制官携带册宝，分别授给他们，最年幼的则由保姆抱着行礼，仪式依然庄重肃穆。

亲王所得到的册宝均系由黄金做成，十分精致。宝即为金印，正方形，正面用篆书刻着“某王之宝”。上饰以龟纽。宝池也以金做成，大小正好容下金宝。宝篋两副，一副盛宝，一副盛宝池。每副都有三重，外篋用木，描画着浑金沥粉蟠龙，红丝衬里，中篋用金钹蟠龙，里面的小篋装饰如同外篋，里放宝座，四角均雕有蟠龙，再描以浑金。座上装有锦褥。金宝以销金红罗小夹袱包裹起来，篋外分别用红罗销金大夹袱覆盖。金册实为两片金页，上下有孔，用红绦联缀，有些像书的样子。册文均用楷体，镌在金册上。外面以红罗销金夹袱包裹着。朱棣受封燕王的册文是：“昔君天下者，必建屏翰。然居位受福，国于一方，并简在帝心。第四子棣，今命尔为燕王，永镇北平，岂易事哉？朕起农民，与群雄并驱，艰苦百端，志在奉天地，享神祇。张皇师旅，伐罪吊民，时刻弗怠，以成大业。今尔有国，当恪敬守礼，祀其宗社山川，谨兵卫，恤下民，必尽其道。体朕训言，尚其慎之。”诸王的册文，除名讳、王号和封国不同外，其余文字都是一样的。也就在这一天，朱棣正式有了燕王的身份。这时他尚差10天年满10岁。

诸王得到册宝之后，朱元璋即将册封诸子为藩王的事诏告天下。礼部尚书奏请皇帝将诏书加印宝玺，然后奉旨向等候在殿下的文武百官开读。诏书说：“朕惟帝王天子，居嫡长者则必正储位；其诸子当封以王爵，分茅胙土，以藩屏国家。朕今有子十人，即位之初，已立长子标为皇太子，诸王之封，本待报赏功臣之后，然尊卑之分，所宜早定。乃以四月七日，封子棣为秦王，桐